敬事草

敬事草卷六目録

敬事草卷六

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沈一貫

請考選科道揭帖

題臣惟考選科道一事近該吏部都察院屢疏上請即臣亦兩次具揭未蒙俞允令取到官員守候半年而不得選科道官員差用日缺而不得補兩下皆難莫此為甚夫在廷臣工孰不畏言官之口者而顧同辭為懇豈非愛君體國之公心有所激於中而不能已乎臣敢不忘煩複

為　皇上再陳之臣惟朝廷之大日有萬幾海宇之廣動多釁隙　祖宗設置科道用廣耳目雖其言未必皆當而必不可無此言雖其人未必皆佳而必不可無此人擇言而行擇人而使則聞見皆通而政事修舉若厭其言而空其人是自塞其耳目也不可必矣政苟無闕何恤乎人言如其有闕何可無人言惟有言之者而後上之德意得以宣于下下之利弊得以聞于上其言之所及既裨益于國事而言之所不及亦

有警于人心　皇上試思結黨欺君者固言官也而發奸摘伏者非言官乎激聒煩擾者固言官也而决疑成務者非言官乎特以發奸摘伏决疑成務者順于心而易忘結黨欺君激聒煩擾者逆於意而難釋故耳言及乘輿則見為多言及臣民何厭其多　朝廷畏之政事自然補緝臣工畏之奸邪自然退懾天下畏之盜賊自然消滅科道之力不可泯沒昔在　祖宗列聖亦惡欺黨亦厭聒擾而終不廢考選為其益故

也伏乞早允部院前疏或特降一札以示慎選之意令其必公必明毋私毋濫則俊乂在官

國家之福二十七年七月初七日上

言播酋反狀揭帖

題昨暮臣接四川督撫李化龍廵按趙標各揭言楊應龍已反臣面審各承差皆言應龍遣子朝棟領兵二萬出貴州而自以兵四萬圍綦江綦江縣去重慶府只二日程萬分危急承差行時聞綦江已破將官房嘉寵等未知下落必有再報等情總督書中言新到川中軍門原無一兵惟松潘防虜有總兵之兵若防播止有房嘉寵等新兵二千土司之兵急難調至此酋久雄

三巴漢兵心膽俱碎土兵狐兎有情必須調募陝兵二枝浙兵二枝馬歩萬餘以為主兵則蜀人氣振而土司可用乞賜早允又言軍機重務兵糧未充令　旨似宜且言防禦庶彼無必死之心而事可緩圖若或急之恐難轄手等情臣惟此酋可憂久矣不謂遽大發也工部侍郎趙可懷係重慶人昨與本兵同来會臣言酋實勍敵畜志不小為今之計一曰兵二曰餉川中皆乏戶兵二部宜破格處三曰官有事地方不可

但用文墨之士宜將各司道府縣官就近選調
諳練機宜者充之庶群才畢集地方可保綂望
皇上加意密諭遵行楊酋耳目甚多機事易洩
臣親書潦草更祈　聖明鑒宥伏候　勅旨七月二十一日上本日奉
諭次輔朕覽卿密奏忠君愛國誠慮良謀嘉尚不
已心甚惕然朕居深宮倚任文武將吏平治天下
何乃倭方退遁虜即侵犯今楊酋又大肆跳梁官
民受其慘害中國兵餉何以連年堪此其彼處督

撫鎮巡文武等官職任安在卿可益竭心思籌畫
緩急即便擬一傳旨來行特諭卿知

言播事揭帖

題昨日臣因楊酋作反具揭上奏該文書官盧受恭捧

聖諭到閣諭次輔朕覽卿密奏忠君愛國誠慮良謀嘉尚不已心甚惕然朕居深宮倚任文武將吏平治天下何乃倭方退適虜即侵犯今楊酋又大肆跳梁官民受其慘害中國兵餉何以連年堪此且彼處督撫鎮巡文武等官職任安在卿可益竭心思籌畫緩急即便擬一傳旨來行

特諭卿知欽此仰見憂勞邊事無時暇遑 聖
心若此賊不足平矣臣本疎庸不足負荷既叨
任使敢不拮据雖忠君愛國夙憯非虛而誠慮
良謀自揆實歉令倭患雖平而太平未復北虜
之驕尚可係羈播酋之微乃敢跋扈連年用兵
公私交竭復有此亂其何以堪顧事不容已則
宜處兵處餉選將選官而加之信賞必罰一如
征倭故事處兵處餉惟在 聖心不吝而已選
將選官與賞罰等事臣茲畧陳臣恭繹 聖諭

謂倚任文武將吏平治天下彼處文武等官職任安在嚴督所及洞悉弊源臣惟督撫李化龍係新任官有難責備原任四川巡撫譚希思徒負虛名真同木偶楊酋逆計滔天了不知覺招兵之議久允至今未補有臣如此尚何足賴若禍端之成實由貴州巡撫江東之貪功妄進致我兵數千無一生還召亂損威人皆切齒至于雲南巡撫陳用賓積有顯功而今春乃與希思東之一槩拾遺公道安在節奉聖旨留陳用

賔東之致仕希思調南京別衙門用處分至當
矣然尚有論用賔而不聞有論東之與希思者
公道又安在臣愚以為江東之宜革職譚希思
宜閑住而陳用賔宜獎留則賞罰始明也雲貴
川廣原係遠方宦于是者謂之劣處今日之事
大宜更調賢才特加激勵天下礦稅擾民即未
能俱罷亦宜先罷四川盖採木之苦已深用兵
之累益甚縱不撤還亦無所得反滋其亂亦不
可知不如早撤以收民心也　皇上命臣益謁

心思籌畫緩急令各部院良策亦儘可採者惟
一一允行幸矣除各本到日臣當竭忠票擬外
茲奉　命謹擬一傳旨上恭候　聖明裁定施
行
七月二十二日上

諫礦稅揭帖

題臣惟礦稅之事在廷臣上言者日繼 皇上必厭棄不覽故寂無荅者臣備員輔弼宜裨助皇上不宜猥隨廷臣但事勢至于極窮而 明主可以理奪亦宜俯囬天聽舍巳從人 皇上但察諸臣之心何為而苦瀆豈皆沽名豈皆邀譽若事不至於召亂啟釁不可一朝居必不忍恊志同辭强拂 君父而不止也合文武勳戚六卿九列大小臣工盡天下讀詩書知古今歷

世故者無一人敢助　皇上即民間愚夫愚婦
亦不敢有助　皇上而　皇上獨不囬心盖未
思此事關於國家存亡治亂之幾若是亟耳且
皇上之積財也出於何意以為患貧乎焉有太
平　天子而至于貧乏者非所患也以待不時
供用之需乎　皇上天性甚節儉未嘗妄費分
毫無待此也抑為萬世子孫長久計儲蓄乎則
九州四海之供歲歲不乏源源而来他日之供
自足他日之用何必今日而預作萬年計殆非

也豈為深宮燕閒無物可娛以此充耳目之玩好乎窮人窶子生不見金寶者偶見則詫之為美　天子之視金寶習見習知亦與等閒物無異而豈以是嬰心遑遑求益不已哉又非也若是則甚非所急何為而汲汲求也昔我　世宗肅皇帝甚惜福一衣一履終年不換手不弄金玉口不談財貨故德流四海家富人給延福增壽積慶至今曷不仰法　聖祖而思所以惜無疆之福哉夫富有四海　皇上之祿也節用愛

人　皇上之福也祿不患其不足而福宜積於
有餘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故曰金玉滿堂
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貽其咎蓋財聚則民散
民窮則盜起此理必然所不易者燎原之勢已
在目前安可不改圖也前日貴州礦稅蒙　賜
停止今四川尤急安可不停伏想　聖心必已
感動惟早命一日則早受一日之賜播酋介在
湖廣川貴之間腹心之患猖獗不休則無川貴
無川貴即無雲南此一事者關係三省存亡三

省若失則內地若陝西河南湖廣皆當作邊境防禦危矣危矣故川省內使所宜早罷顧臣猶有憂焉姑無論中原民心搖動將有亂虞而大可憂者又已形之雲南矣雲南孤懸天末自唐宋不入版圖而我朝乃比於內藩第以處置得宜故也今遣中使往彼夷夏交被其殃臣初猶恃彼撫按或能調停庶幾苟延作轉旋之計不意中使與撫按大相牴牾彼遠地之民既無撫按足恃而夷獠之性又苦中使誅求一旦變

告尤難措手擂方煩兵又安能以餘力餘財越
貴州一線路而為萬里雲南計乎必不暇矣臣
中夜遶床而走謂四川似猶可為雲南必將無
救不敢不早言也　皇上勿以臣為無端過計
而藐忽勿以臣為黨助撫按而生疑撫按於臣
何有苟可以歡　皇上則願窮天極地效琛貢
珎臣之志也何苦而屢進煩言　皇上至聖極
明曩所宸斷有臣下萬萬莫及者天下莫不敬
畏如神明倚藉如天地誰敢與同而惟此求利

一事斷之太過大拂人心患害逼前有如水火
臣未暇為天下謀而且為四川雲南謀以救眉
睫之急伏望　特發德音將此二處內臣比貴
州事例即賜取回以保全地方臣才謭力微雖
忠義滿腔而紙筆有限惟　皇上俯採非採臣
一人之言乃採天下之公言也七月二十九日上

乞搜捕酋賄黨揭帖

題臣遵接本兵揭帖言楊酋投賄事不勝駭汗嘗聞此酋之黨極多自四川湖廣江西南北直隸處處密布金錢寄於人家隨取隨用令敢藐言本兵加之汗衅此外何所不至若非田樂忠貞不二嚴潔如霜幾中其巧計矣伏望即差官校往任丘拏各犯来京盡法處治一面密勅厰衛等衙門嚴搜逆黨仍特獎諭田樂為國忠貞俾任事者不以汗衊為患以風大小臣工同心

滅賊庶幾破其陰謀狡計鼓我義憤忠猷而蕩

平為期也臣手書潦草不勝戰慄懇禱伏候

勅旨八月初七日上

請增閣僚及選科道揭帖

題臣惟天下之治當與天下賢才共圖之百司庶府不宜使一日瘝曠也又況瘝曠滋久而治理有不病者乎閣臣久缺未蒙 簡命臣以一身拮据已十二月於茲矣夙宵惴慄恐負委托才单力匱踈漏實多輔理無狀自揣甚明此瘝曠之一最大事也中外各官推補未蒙 批發者多妨誤不少而科道缺人已二三年近來零落殆盡無攝太繁耳目益為壅塞手足益為癱

痺尚誰能宣　上德達下情肅群僚貞百度者乎此又瘝曠之一大事也夫閣無具員而使臣獨受其廠諸衙門不能為臣念不能為臣請臣既數請又不見察空寘身于叢棘之中湯火之内而無補　國事空忝為　皇上最近臣而不能自達其最苦之情　皇上不一憐臣臣又何所憑恃以畢其報　主之忠乎科道久缺大小各衙門屢請之而未蒙賜允　皇上慎重之意諸臣已能仰體若非政事有大妨碍安敢合詞

瀆請而不休如此也伏望　渙發天心俯納衆

論將吏部前次屢推閣臣本　簡命數員以舉

政綱將吏部近日覆吏科本亟允考選以肅

紀庶幾得人以任衆職而治平端有賴矣八月二十七日

上

請發鹾使勅草揭帖

題先該都察院題監察御史應朝卿接管兩淮巡督鹽課兼理河道并監兌漕糧催徵未完錢糧等差俱應請勑以便行事臣等先於八月十四日循照舊規擬撰勑稿二道進呈 御覽未蒙 批發二十五日照前復進亦未蒙批發臣等切照兩淮鹽課居九邊餉資之半而東南漕輓供京師宮府之需至于漕河有沮洳之虞運負無催徵之計以此四項極艱鉅之事而兼責

于一御史之身　朝廷即日夜程督猶恐其奉行不力而不免於因循玩愒之弊況可先為卑緩若不急之務乎若今年料理不先則明年諸事必誤京儲莫繼邊餉莫供運道或妨吏婪無儆追求誤始彼將有辭伏望軫念將前進敕稿揭帖二道　俯賜批發寫敕催本官星夜前去整理庶於轉輸不乏之憲典無墜九月初一日上

救天下災荒揭帖

題臣忝備輔員義同休戚事至今日患已剝膚輒悃款進言冀回　天聽今天下可憂者莫如楊應龍陷沒綦江毒鋒甚銳顧此猶川貴一隅事也又莫如雲南播與緬通而稅使撫臣不協若一動搖必無出兵收復之理顧此猶雲南一隅事也乃如西虜不靖嘯聚於榆林寧夏之間以十萬計此憂尤大幸彼將士力禦虜西北行則臣因目前之稍寬且置于度外者也今遼東

警報日至虜二十萬環視四境本鎮主客堪戰兵馬僅僅萬餘貼防不足何況於戰而將士以朝廷賞罰不明莫肯用心百姓以礦稅騷擾又生外心一有踈虞陵京震動此其關係不細臣之所甚懼也而又有大於此者則中原民心盡離荒旱又廣流移載道號籲莫憐人皆謂今年天下必有變告此豈特一方隅一邊境之虞而已乎據各撫按奏陝西則西鳳二府救死不遑三晉七郡一望皆赤矣山西自二三月前已稱

斗米價銀錢五分今當更甚矣河南則兩河皆災不下十六七年景象山東無處不災斗米價銀二錢至于畿輔之內垂潦並集河間廣平尤不堪命矣然則江淮以北半壁天下無地不災而況迤南則湖廣又災夫湖廣天下魚米地諺稱湖廣熟天下足自大江東西皆仰給焉而荊岳諸郡委為巨壑國儲民蓄極目蕩然湖廣不足則天下盡不足各處盜賊必將蠭起矣臣為此懼如痴如懵而不能朝夕若不亟圖救拯斯

民安所倚仗乎及今救之猶難為計遲至冬春即當無及何也粟非天雨財非鬼輸民既乏食非二麥無以接濟而麥熟須明年四月安能相待當此之時而 朝廷若無哀憐之意賑濟之方則謂上棄我矣不去而為盜賊乎臣又不暇論九邊三輔之急而已也即京城米價殊可駭異往時京城米價大米每石不過銀五錢小米每石不過銀三錢即有騰貴不過量增一二錢今大米一石至銀一兩六錢小米一石至銀一

兩四錢夫京師生靈何啻百萬而米價三倍何以度日米價如此他物可知秋成如此冬春可知貧人滿前亡賴皆是寧肯餓而斃乎必將奮挺持耰而為亂矣夫一處有亂尚可撲救京師四方之極而　皇上宅中圖大之地也是安可不孜孜焉思患而豫防乎令閭閻之人往往作不祥之言珠沉玉碎了不顧惜此等民心尚安與之共保金甌而長享太平也夫天運不能常稔而無災所貴聖人能補天運之所不及以為

萬民立命故必有仁心必有仁政仁者與民同欲之謂𢘿百姓以從已之欲非仁也萬曆十六七年天下嘗告災矣是時　皇上至誠哀憐極力拯救屢發御前之藏鏹而分遣使者四出賑恤故百姓雖饑餓而不亂有死亡而無異心然猶有劉汝國之變令天下之爲劉汝國者比比皆是而動靜機括分於毫芒伏乞　皇上大發慈悲之心以救天下之急大澳王居之積以收天下之離亟下所司共商長策不惟出生民於水

火實安　社稷於泰山也即不發帑賑濟亦宜
及早收田礦稅內臣即不收田礦稅內臣亦宜
及早按問奏官委民及匪人棍徒置之於法即
不欲盡停天下礦稅亦宜先停四川雲南遼東
用兵處礦稅即不欲盡停諸礦亦宜先停諸稅
即不欲盡停諸稅亦宜先將各處米糧一切免
稅以救溝壑之輾轉以息萑蒲之嘯聚蓋　祖
宗定制稅課司各色有稅惟米糧無稅不但米
糧無稅雖農具亦無稅所以厚民生奠國本者

如此令不遵　祖制一槩抽分四方之米貶不
來而農人之生業蕩廢此絕民生而戕國本也
惟捐除米糧稅課使商賈通行脉絡流貫以有
餘救不足則　朝廷雖不能一一賑濟盡起尪
羸而猶可緩其無聊賴之心以行其自相養之
術有司從此招羅勸分發倉煑粥尚有措手不
然而豺虎據市舟車絕踪竈突無烟揭竿四起
嚴旨雖日督而有司何策之展哉臣欲　皇上
為堯為舜宜以崇論匡時而每論愈卑至於設

此無策之策懷心甚苦若　皇上普回好生之
心益光初御之政則堯舜在瞬息閭惟祈斷自
宸衷亟覃聖恵仍　勅户部議所以佐元元之
急臣不勝極瞻遥盼叩閽籲天之至九月十一日上

辭倭平恩第一疏

奏為恩命踰涯撫躬惕息懇乞 聖明俯容辭免以安愚分事昨日吏部接出 聖諭勅吏部東倭蕩平大獲奇捷內閣輔臣運籌帷幄勞績可嘉茲特加恩示酬元輔志皐加兼太子太師進中極殿大學士廕一子與做尚寶司司丞還賞銀八十兩綵段四表裏次輔一貫加少保改吏部尚書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還賞銀七十兩綵段四表裏各餘官如故都照新銜給與應

得誥命如勅奉行欽此臣等捧讀　恩綸不勝感激不勝惶悚竊惟倭奴狂逞憑陵朝鮮　皇上憫念藩籬出師征討天威遐暨戎捷全收其神謀雄斷裁自　聖心其轉餉調兵畢舉群力而閭閻殫力水陸齊驅又有諸文武將吏在總之師武臣力一人之靈天叶神符一人之慶也臣等官叨密勿職在論思不過參籌於帷幄之中未有橫草於疆場之外而敢貪天之功與將吏分賞乎伏望　聖慈特停前命非止全始終

之遇亦以昭錫予之公臣等悃款由衷毫無矯飾必祈矜許庶幾少安九月十二日上次日奉

聖旨倭奴狂暴侵掠朝鮮勞師動衆經費七年朕在深宮焦勞勿息仰賴天地祖宗洪庥元兇殛滅文武將士用命水陸馘俘屬國保全東疆安靜卿等朝夕匡輔殫忠運籌功當居首況敘勞加恩原係彝典已有成命卿等宜欽承之慎勿固辭吏部

知道

辭倭平恩第一疏

奏為備瀝危悃乞停誤恩以重功賞以明分誼事比因東征奏績録敘功次伏蒙　聖慈加恩臣一貫陞少保吏部尚書廕一子給誥命及賞賚銀幣除銀幣已領外其陞廕等臣即隨首輔趙志皐具本祈免天眷深渥未許控辭感涕交零淵氷莫處夫明主御時嚬咲必惜衣裳在笥

敝袴需功雖銀與幣宜慎所予然猶可曰至尊之賜無敢固辭也乃若三孤副台鼎之尊冢宰

樹簪紳之表延賞以裕後逮封以光前此超倫
邁等累世一見之恩自非德冠中外功書旂常
嘉謀俾入告之猷貞軌快巖瞻之意何以壓服
輿論允當隆典如臣者寒素微生幺麼陋學濫
陪帷幄蔑著事功方當褫斥以挨閑胡乃靦顔
而忝竊臣未嘗預封未嘗預戰亦不任責亦不
任功嘗蒙疑謗幾陷不測賴　聖主神明出之
於鼎鑊之中且假忠誠之譽昔弦髙犒晉魯連
却秦實有其功尚不受賞臣實無功而敢掩將

士之績受極踰之賜乎今東藩雖靖而西播不庭一隅雖安而四海未測為憂方大為罪方多所加恩數實不敢承伏望特回淵慮俯照微衷追寢新綸俾循舊次國賞無濫臣分亦安尚容陳力以酬大造九月十五日上十八日奉

聖旨東征功成雖朕諭一意進剿斷定實文武將士七年暴露苦勞且會勘昭明悉寬優敘錄普天同慶共樂太平卿忠貞輔佐朝夕畫謀加恩示酬原不為過卿宜勉遵成命用表中外咸揚慎勿復

該吏部知道

辭倭平恩第三疏

奏為隆恩難稱控籲莫囬極懇 聖明必容辭免以逭罪戾事頃以東征奏績大賚及臣深揣無功再疏辭免中命再三彌彰睠愛顧自囬環實難承領螻蟻微誠前疏未盡宜淵聽之莫囬而 溫諭之頻及也輙敢復瀆臣惟昔人有言無欲者始可稱王佐臣雖非其人而既居其位則當心效之而力勉之諉則罪矣不可逃矣此酋賞格似無可議而臣自處若不審亦議端也

蓋東事善成上實　明主之功而臣無一功下實將士之力而臣無一力此將士之在事內者必且詫之為奇尤異勛賞不及格而懷觖望之心在事外者必且詆之為貪冒罔功賞過其格而生異同之說臣惟無所預賞使觖望者曰彼未嘗利焉吾賞不為薄可無憾矣使異同者又曰彼未嘗利焉心亦無所為可以諒矣是臣區區一平政息紛之愚計耳勘由于科覆由于部皆本至公而擬票由臣又不得不示之以無染

譬如分肉者稍利其餘必疑以為貪愛珍爵也誰深服者臣僻海寰夫委巷下士無奇謀異能而取大位於臣涯分不啻踰濫見今尸曠常思退休何更加盈以速顛蹶祖父皆有素風必不敢多覬封綸于地下子孫彝蒙廕敘何須積組以貽之臣方嬰羝羊之危豈堪鼯鼠之厲第望朝廷無事海宇泰寧聽臣息機捐慮解職還鄉優游以終餘年則 皇上之賜極弘而臣之願永畢矣伏懇 聖慈俯亮亟收所賜追臣大戾

貽臣以安九月二十日上二十四日奉

聖旨東事七年勞費師旅朕居深宮宵旰不遑賴卿股肱贊襄匡定疑貳成此安攘大功今恩賚中外卿當佐理乃勞讓不居非朕眷倚一體之意覽奏情辭懇切至誠廕子特從辭免其餘恩命卿宜祗承還加賜大紅紵絲蟒衣一襲以示眷酬該衙門知道

救曹學程揭帖

題臣看詳覆奏本内有曹學程雖在情真之列而衆心猶甚矜憐臣思學程身為憲臣心高氣傲觸突天地冐犯雷霆理屈詞窮不能為解然而滿朝臣工舉救之者豈學程能為遍懇而滿朝臣工私一罪人哉盖學程不足惜而御史官可惜為御史官惜者為 皇上之國體惜為朝廷之風紀惜也御史立丹陛間持綱肅紀而一旦棄市不免過摧士風大駭物聽天下人心

有所不安故忠君體國之臣殊甚憂之臣觀九
卿疏中亦不敢言其無罪但謂其母老身孤而
懇求恩貸於情於法未嘗不明晰而兩盡乞姑
留以無拂九卿之情傷君臣一體之義蓋諸臣
之為學程者正為國體而　皇上之從諸臣者
亦為國體非為學程也今兩宮美成吉典具備
東功又奏八表蒙恩倘　詔停天下行刑一年
以昭大慶以迎嘉祥回殺氣於軍旅之餘消災
沴於饑饉之日尤臣顒望之意普天率土咸從

萬萬歲無疆之壽九月二十二日上

開刀揭帖

題蒙發刑科三覆奏本臣謹照常擬票上進臣惟各犯雖係會審情真但歷查節年皆不多決例該閣臣揀其情罪尤重者開坐揭帖請自聖裁臣今仰體好生大德謹於應決數內看詳得鄭國錦等十二名情罪尤重相應正法其餘皆可暫免行刑仍令法司牢固監候臣謹開坐應決姓名揭帖一本以備 御筆勾用處決再擬開刀本旨意一道伏候 聖斷施行再照令

年天下人心皆望　皇上停刑意實惓惓臣敢

復為之請

再救曹學程揭帖

題臣看詳三覆奏本各犯情真但有甚與不甚之分耳其甚者臣已擬決不甚者悉祈賜留仰體皇上好生之德也內惟曹學程之獄衆心憐之所以憐者非獨為學程一囚實念冠裳縉紳之類而懷兎死狐悲之情倘聖明之朝而戮及言官上損國體下喪士氣所係非小故衆皆惓惓為請非敢為一囚屢瀆也顧皇上俯察衆心出於公忠而非有私比為國體霽威

嚴為群心敷恩澤姑寬學程一日之死九月二十三日

上二十五日奉

御批覽卿奏情辭懇切知道了

言東餉不宜深求揭帖

題令日蒙發下户科李應策等一本為東征軍餉大欠綜覈懇乞查究併嚴諭欺昧臣工以重國計事欲嚴查士卒的數坐以侵盗罪名臣閣此議恐誤大事蓋諺有言成大事者不惜小費自東事之興遇有請餉 皇上皆令即時允發故將士感 皇上之重功而輕財也無不效命至於成功詎以事成功就而與較錙銖致重罪乎必非 聖心矣即有善後留用及撤回補給

等費數亦有限與舊時之茫茫無涯者不同皆當處給不可少也武士不惜百死以奏大功文臣乃惜一財而舉重法人心其肯服否功未成則輕財而誘使建功功既成則重財而追論為罪仁者必所不為且令四方兵聞之孰不觧體又何鼓舞也茲臣擬票謹奉宣 皇上德意寬將士之心而勸後之建功者於治亂安危之幾甚有關係伏乞 聖明乾斷施行 九月二十三日上

三救曹學程揭帖

題臣昨晚出朝房吏部都察院等衙門官會臣復言曹學程事欲再疏申救情意哀懇行路之人皆為心惻臣敢再以上聞臣之意非為學程惜為朝廷之御史惜伏乞　大弘天地之仁免其即刑以全縉紳之體以慰滿朝文武之望九月二十五日上

謝留曹學程揭帖

題伏蒙發下處決重囚開刀本　御筆勾決咸當其辜臣不勝欽服已即刻發行其曹學程舉朝文武官員咸為乞恩緩死臣因具揭懇請奉御批覽卿奏情辭懇切知道了欽此臣恭承獎遇感激忘身仰誦　恩綸連呼萬歲隨即傳示滿朝文武官員俱各在文華殿前歡聲如雷連呼萬歲叩頭恭謝而出臣惟今年諸福駢臻聖心歡豫但當東征西討之後宇宙之內殺氣

太多災沴盛行宜更有迎和導祥之政而迎祥
藹和必自得人心始曹學程雖犯重辟而舊係
言官凡在縉紳咸悲同類為祈一旦之命以增
聖政之美伏蒙　皇上俯循衆志大普好生君
臣之間應答如響不惟恩威迭施使政刑無枉
濫抑亦天地交泰覲殿陛有都俞傳播四方忻
忭可想人心若此嘉祥鼎來矣 九月二十五日上

言遼東虜警揭帖

題頃得遼東督撫塘報言大虜自錦義地方入犯二十日二鼓入口至次日辰時始盡約五萬騎越大路南掠大凌河右屯地方首尾夾河而陣計二十里皆精兵有盔甲者我兵雖有備然衆寡不敵已嚴行堅壁清野固守為主無誤大事等情臣據此謹奏容再探以慰 聖懷 九月二十七日

上

辭倭平恩第四疏

奏為瀝悃辭恩未蒙悉聽更叨特賜彌切慚惶

固祈收回以安分誼事比臣具疏為隆恩難稱

控籲莫罔極懇聖明必容辭免以逭罪戾事奉

聖旨東事七年勞費師旅朕居深宮宵旰不遑賴

卿股肱贊襄匡定疑貳成此安攘大功今恩覃

中外卿當佐理乃勞謙不居非朕眷倚一體之

意覽奏情詞懇切至誠斄子特從辭免其餘恩

命卿宜祇承還加賜大紅紵絲蟒衣一襲以示

眷酬該衙門知道欽此臣詞已竭　聖意未旋
雖免延世之賞猶申晋秩之命況加蟒賜益煥
龍光顧揣微躬若為啟處除蟒衣一襲該文書
官恭捧到閣臣不敢固辭謹叩頭祇領隨報名
廷謝外臣恭揣聖意蓋謂東功告成宵旰甫釋
諸臣盡賞難忘帷幄之功而七載匡襄亦有一
言之助是則恩非誤濫辭乃勞謙也訓詞溫厚
德音勤拳雖臣至愚庸不涕泣然臣實無勞亦
非過謙詞臣之守筆槖常職也不可謂勞閣臣

不預邊功前約也不可謂謙臣肝膈至情具於前疏不敢一字虛瀆此辭非例辭也例辭者可一而不可再再則誠矣三則堅矣於心真不安而辭有所不獲已耳人臣事主宜懷至誠豈可心實願欲而姑為退託之形乎夏間甘鎮之賞臣嘗辭之而終不能盡辭至今慚恧顧猶以當時事理似有可受今日之事與前甚殊而臣之堅決已非一日是區區之愚志而忠于事主之職分也且臣素懷微尚久玷周行意有難忘終

難遺釋即不能一旦遂初亦焉可竟負夙志幸捐慵下尚擬披緇猶立朝端自宜與秩胡顏之厚可以冒斯　皇上曲亮臣心特優臣遇則早下爰立之命以廣進賢之途俾臣得藉寅恭共圖贊襄此恩之大視晉臣之秩不啻萬倍多矣伏乞　聖慈乾斷即准辭免以成臣勿欺之意以釋臣疾顛之憂仍乞早補閣臣以寬臣獨任之勞以付臣急公之望膂為犬馬圖報弘恩臣無任披肝析腎懇求之至　九月二十七日上

辭倭平恩第五疏

奏為極寵難酬卑詞未達懇望　聖明俯亮愚誠亟俞辭免事頃臣具疏為瀝悃辭恩未蒙悉聽更叨特賜彌切慚惶固祈收回以安分誼事

奉

聖旨朕屢旨卿運籌安東加恩國典原不為過卿宜勉遵成命勿復勞讓固辭所謂閣臣便着吏部通將推舉員數開具簡用該部知道欽此恩眷轉篤於臣甚榮退揣微躬終難冒靦伏惟

聖慈天厚諒不以辭瀆見訶輙復披丹必求矜
允臣嘗讀詩曹風候人篇曰彼候人兮荷戈與
祋彼其之子三百赤芾維鵜在梁不濡其翼彼
其之子不稱其服夫候人荷戈而之子赤芾勞
者不酬而酬者非勞誰其與之者鵜鶘不能濡
翼求魚而竊在梁之魚以為食君子不能以德
受服而竊他人之芾以為榮是以詩人譏不稱
也臣亦有職職在論思舉職為功溺職為罪今
臣溺職甚矣不自為罪而又竊他功以為功裨

明其許之乎臣聞之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臣之不稱蓋非一端略見前疏語猶未盡蓋不以安民定國為榮而以寵祿光大為榮罪也趨庭之時嘗服知足知止之訓而壞之於 天子之廷非孝也以辭始以受終虛言以誑 主上不忠也首輔之辭臣擬以允而身則受之不誠於其友非信也又不獨攘人之功不義而已也夫曩者閣恩之所以難辭者有由焉難於妨衆耳今首輔在告執辭甚堅

而閣中獨臣正可以自行一意之時此而不辭
辭無日矣臣宜束身引退不惟不退而冒進不
已又托之乎　明主之不聽辭以觧其嘲百為
其身圖而不一為公家圖何以倡師師之風成
開濟之計哉以臣區區之私而屢煩　宸章諭
勉抱歉殊甚惟君臣相與以心而相濡以道無
所待於儀章之縟與夫往復之頻也伏祈　皇
上亟賜乾斷免臣新銜而容臣以原官供職臣
不勝榮幸其懇添閣臣實臣日夜禱求屢屢懇

款臣不敢不為社稷計而　皇上亦宜為祖
宗之社稷計勿謂有臣在閣閣中不為無人亦
勿謂　聖主在上閣中可以無人遴簡英賢早
賜登用俾臣有所奉以期寅亮之績以酬天地
之恩臣無任馳衷懸睇之至　十月初二日上　初六日奉
聖旨朕以國典酬功原非為過卿乃陳奏不已且
言忠孝信義為實情詞懇切出於至誠前項恩命
勉從辭免成卿勞謙光美後勿為例所請早簡閣
臣具見忠愛已知道了候旨行該衙門知道

救華鈺等揭帖

二臣題近者湖廣荆州府推官華鈺經歷車任重被内臣陳奉許奏蒙差錦衣衛官校拏扭来京計期將到中外官員軍民人人哀憐而該部院及科道等衙門咸為之具本申救又各来會臣等具言無辜之狀欲臣等轉請於　君父之前臣等竊惟礦稅内臣係出創設一時人心在在驚駭陳奉特借鈺等以警衆耳未必鈺等真有罪也夫撫安人心之道惟在處置得宜愈激

則愈不安　明旨屢禁不許騷擾地方諄諄戒
內臣安靜行事意正為此陳奉處置既已有失
皇上必宜有所轉旋使　明旨信於天下而人
心免於驚惶實臣等額忠之意也查得四月間
南康知府吳寶秀等逮繫到京蒙　皇上至仁
大德竟從寬宥臣子無不欣幸天下無不傳誦
今臣等不揆愚陋敢乞將華鈺等二臣再敷
天恩一例曲貸豈惟寬容囚繫實以慰安衆心
即萬一不欲遽宥亦乞竟付法司擬罪發落而

免其鎮撫司打問則不測之威與不測之恩並施而中外之欣感畏服並切矣盖孟子有言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欲得民財必當有善政欲收民心尤當有善教伏願 皇上以善養人聯屬天下毋令咨嗟驚憂傷積累之大德臣等無任屏營懇切瞻祈之至 十月初七日上奏

聖旨覽奏已知道了且華鈺專任重借意抗旨受託激亂好生可惡卿等如何也學群小浮躁瀆激其於國體何已有旨了

諫礦稅揭帖

題臣惟自礦稅使出而天下舉疑　皇上為好貨臣竊意不然淵微之中必有非淺見所能窺者或謂三殿大工急需在邇亦非也殿工雖大群臣能辦之何勞　聖心經營為哉或謂頃歲以來　國家多難倭虜交訌之餘楊酋又見告矣脫復有變安可無防蓋為萬年無窮計耳顧臣思之亦有疑焉秉多暇之時而為不虞之備信乎思患預防矣然設聚斂之策而傷樂生之

民則亂未必弭而反以生亂憂不能除而反以啟憂此未可為遠猷完策也　皇上亦過思過慮而妨太平之業矣蓋圖治則亂必除就安則危必去定遠則近必靖宅下則上必寧天子以天下為家天下安則天子始安未有天下不安而天子之家能獨安者故聖人在上必使政刑修明德意翔洽中外相保大小相維盜賊自除夷狄自服即有不靖舉吾大順之民而誅之若是則盡四海九州無不為一人衛而無勞一人

之自衛故聖人之身之家與天下並安而傳世
無窮也此道也帝王相傳之常道也　祖宗以
来世世守之即　皇上二十載以前無非此道
是以四夷来王萬方頌德在　朝豈無諭訛之
臣特唐虞所謂讒說殄行耳一滌除之而清矣
域中豈無蠢動之黨特唐虞所謂寇賊姦宄耳
一徂征之而平矣臣以為太平無象但常守此
政即為太平至治無奇但常存此心即為至治
金甌常固宸極常尊可萬萬年無他虞不必更

為一法以防亂而自無亂可防矣區區斂財以為備何為乎令不遵循已行之善政不保持已致之太平而徒斂財以為備是天下本無事而自為多事以開亂也為計左矣使天下翕然喪其樂生之心而懷反側之思人無老穉靡不蹙額家無大小靡不撫心日與中使為仇時與奏官為冤皆幸災樂禍而思盜賊誰為　皇上畫此計者盡改初御之善政而為粃政盡捐初御之仁心而為厲心今日之所為是則前日之所

為非矣曷為百姓歌舞於昔而悲號於今哉臣聞塩鐵均輸不足以富漢而漢由此耗瓊林大盈不足以富唐而唐由此危隋之末年洛口之倉如山而適為群盗之資唐太宗時御史權萬紀言銀冶之利太宗曰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桓靈乃聚錢為私籍卿以桓靈待我耶即黜萬紀不叙此貞觀之所以為隆也苟有善政雖無積蓄而國安如無善政雖有積蓄而國危若四海鼎沸即無一方獨稱寧土若衆心

皆離即無一隅獨可托身流人四起群盜交作金錢愈多愈為身累雖有穀粟不能獨食雖有臺池不能獨樂此時此際安知人主之為尊九重之為高恃此將安歸乎故不若使衆心成城共為朝廷守也不若使百姓皆足共為朝廷供也不若使盜賊不興無俟征伐之為大利也不若使華夷率俾胥歡然如一家之為大安也故曰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而其事不成府庫之財非其財者也昔人喻好利

而不顧其民者如割四肢之肉以充其腹腹雖暫飽然肉盡而身已斃矣又如竭澤而魚今年取魚豈不或多不知魚種絕盡而明年無魚皆善喻也伏望　皇上憬然深思渙然省悟修明自昔講行之正道誅絕今日曲竇之邪人如日方食而復明如天垂陰而復光即未能越堯舜超禹湯而增光于　祖宗第如萬曆二十年前之所為亦還太平之舊觀為守成之令主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竊為　皇上誦之惜之

臣忝備輔員義同休戚主榮臣榮主安臣安天下悠咨危亂將逼臣不啻慚憤何敢隱默不盡言臣不勝翹首跂足灑泣祈天之至十月二十七日上

請簡閣臣選科道揭帖

題冬深寒甚調攝為難仰惟 聖躬至重幸萬珍愛臣狗馬賤疾初因感冒風邪隨加嘔吐頭疼背强五内如翻比来略可又患牙疼苦楚叫號未即寧帖欲强出則身猶歘歘慮病轉加欲且止則閣中久虛心旌難定伏蒙 天恩寬假頂戴奚勝為國忘身微臣分誼數日之内得一稍可即當匍匐趨直不敢偷安也臣因有感敬以一言進諺云人命無常在呼吸間臣病甚之

時一語不能復出一思不能復措乃知古人作
事常加預備王者建官必有副貳閣務繁重豈
可專倚一臣念至於此心猶慄慄也伏願　早
將吏部所推諸臣　欽簡數員俾與臣等一同
辦事講習政體考究典常分管　制誥勅書文
字及撰閱日進講章等件庶幾輔理不乏　聖
治有光臣非敢避勞辭難爲推諉之計亦非但
憂讒畏譏逃專擅之罰揆之事理合該如此極
知煩瀆亦當力請臣又惟之行取諸臣待選都

門者已一年于茲矣記得舊年此時　皇上恩
許行取乃由天心之自啟非因臣下之請祈至
慈念也需遲到今尚未許選不審當時之允取
者何心而不允選者又何心諸臣僦居債馬籮
米買煤貲用匱竭假貸無所值茲寒冬為費更
倍臣實不忍士夫流落于　聖世而忝為縉紳
之領袖得不入告于　至尊祈一憐念乎今科
道衙門萬分缺人入選之後在科者猶可敘差
在臺者尚當試職而大小按差需代甚多中外

蠹弊日叢一日後來整理用力更難　皇上軫
念政體尤不宜輕視而姑緩之也併乞　早賜
俞旨令部院考選以充差用實目下萬分不得
已之務臣不勝毣毣之極思十一月初二日上即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懇切具見忠愛至意卿疾未愈宜
慎攝稍可即出輔政欽簡閣員乃政本重臣豈有
久缺之理已知道了行取還候旨行

請簡閣臣疏

奏為　聖慈深念政本　明旨極快輿情懇乞蚤成大信以圖共理以拯孤危事臣以孤迹適當危機徇馬之病日沉幸不即塡溝壑秋毫皆皇上力也一陽噓植無物不生枯槁回春敢忘大造謹於十一月初七日叩首　闕廷入閣辦事訖顧臣病告疏中乞　欽簡閣臣及考選行取諸臣奏　聖旨朕覽卿奏懇切具見忠愛至意卿疾未愈宜慎攝稍可即出輔政欽簡閣員

乃政本重臣豈有久缺之理已知道了行取還
候旨行欽此除考選一事各衙門析所合請情
苦語哀旦晚之間必有　明旨惟是閣臣未簡
中外生疑幸渙綸音群疑稍釋而傾耳逾時新
麻尚容此獨臣之所急各衙門無能為臣急者
安能不諄諄以請夫政機繁重匪一臣可辦而
臣竭蹷趨事獨往獨來者一年有奇此古所未
有頃卧私邸閣中虛無人者二旬尤古所未有
也臣未病時顧左失右顧前失後剌謬舛錯臣

自知之獨賴鴻慈猶寬譴責耳而今大病新起亾陽更多形神恍惚若攝若離視聽徬徨若忘若憶雖黽勉自愓無敢茍且而心血耗甚則未了一二而輒眩瞀隨之矣定而復甦甦而復事時時抱頭摩眼抑心取氣日月遞來知非久理臣不足惜如國事何夫為君難為臣不易 皇上焦勞宵旰千難萬難臣亦人類豈不知勉修其所不易以少分 皇上之難乎當予告時宜百千申請仰祈 聖俞而近于要要則人臣之

大罪也宜百千隱忍恭俟　聖裁而近于罔罔又人臣之大罪也矧狗馬之病安知不復作復作則安能不復請時作時請勢自不免而閣中之虛又恐不止如前之二旬斯時也即免于要亦入于罔即免于罔亦歸于誤均罪也誤而勤
皇上之斧鉞何若慮其誤而早請之且廷推堪用諸臣皆講讀侍從舊人久者二十餘年近者十餘年堯舜知人不待終日況夫信者人君大寶　皇上謂無久缺之理豈以日後一日至于

歲餘尚未久乎伏乞少輟燕閒亟檢部疏簡定
數員俾同辦事臣情辭兩極不勝翹企待命之
至十一月十四日上
十六日奉
聖旨朕覽卿奏具悉忠愛詳慎嘉尚不已政本重
地豈可久缺原為甚重其任便着該部會同九卿
科道掌印官通將前後所推閣員還再公舉在任
及在籍素有才望者勿拘員數來用以彰朝廷博
采求賢之意其行取科道候旨逾時已知道了卿
可善加調攝彌成化理以副眷倚至意

典禮揭帖

二臣題臣等竊見典禮大事久稽日切于心不能暫釋去冬十一月二十八日禮部接出

聖諭朕惟冊立分封東宮及諸親王此乃　祖宗

訓章大典嫡庶長幼一定自有次序緣因皇長子禀質清弱氣體未充况皇后年在妙冲又屢遭不諱大難故不得已遲緩少俟耳非有別意亂危家

國非者　大行皇妣之服已滿雖無三殿其二宮不日落成皇長子齡已過期體已充足爾該部便

具選婚舊儀来看其冊立并加冠禮少俟二宫落成之日行朕又思三皇子五皇子六皇子七皇子俱已長成若再少待恐又費一番事不若亦于二宫完日一併加冠分封庶免煩擾内皇三子皇五子年歲稍長待分封之日可看出閣讀書親近儒臣朝夕訓誨以開蒙塞禮部知道欽此臣等於時捧讀綸音手足舞蹈謂聖謨一斷則由冠婚而冊立而分封而出閣決於今歲行之父子兄弟極天倫之樂事朝野臣民騰快覩之歡心矣是

以一歲之間跂拱聽命不敢妄有瀆陳也不謂選婚雖行而大工未就六禮易備而珍寶難完致令聖意之所欲行者尚無定日臣等不勝悚念竊惟　皇長子明年十九皇二子齡亦十五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皆以次漸長時難久虛禮當悉舉必俟兩宮之告成與禮物之悉備日居月諸需緩過甚臣等徧採在廷之議皆言禮貴及時道難執一稽累朝之舊典酌今日之新儀速下禮官早定時日所有儀物權從簡省一

可以昭　皇上貽謀立教之端一可以啟皇子敦朴還淳之漸惜福則福倍臻養德則德滋厚其所饒益算數無窮況今户部錢糧實難措處而罔寺告乏邊餉日迫即　皇上親運神籌此二千四百萬之數必不可辦而三日一小催五日一大催終亦徒煩也伏覩　皇上新政罷三輔之加税禁其疊徵睠四陵之龍脉不許開礦軫念災黎亟加賑救種種德音中外歡傳盖聞聖人不疑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又聞聖人法

天地之易簡而成位乎中此徃古之謨訓聖哲之芳規也伏覩

聖心轉旋道從易簡　勅下

禮部將舊歲

聖諭中冠婚冊立分封出閣等事次第擇日具儀舉行觀會通以行典禮使萬世有所法程臣等區區一腔血誠不勝跂祝

十一月二十九日上

典禮揭帖

題臣伏覩　皇上篤念天性至親真仁極愛顧
復勤懇規慮周詳超卓于常情萬萬立教自家
大普肅雝之化盡倫惟聖宏敷佑啟之慈臣不
勝欽服　皇長子明年十九體氣既充實應舉
大典　諭旨久須固無庸臣下之請但臣忝備
輔員又獨在閣不能少釋于懷謹會同首輔志
臯具揭上瀆輙再進一言臣惟今户部錢糧甚
艱于措處而　聖心斟酌極妙于時宜且皇三

子明年十五並可冠婚皇五子皇六子皇七子
肩次年齡咸當序及必遵前而引後庶奉後以
從前天秩既無紊施青春亦免虛度邦家胥賴
臣子同心但九邊餉銀乃士卒軀命所關而社
稷安危所寄缺時甚久缺數又多如積火薪中
勢誠危急比聞薊鎮軍士已有下臺者矣不守
臺則不為　朝廷用不為朝廷用必將生他心
此輩禦賊不足為賊有餘安可以無恤也兩淮
塩課已借過二十八年明年無可借矣河東塩

法為小人壞盡又極難處矣而太倉出入歲止四百萬今年東餉只撤兵費過四十餘萬西餉踰一百一十萬大典金珠共費踰百萬此皆經制外事共費過二百五十餘萬則九邊正供安得不缺儻致士卒脫巾廣盜交發　九重之上能宴然而已乎古之念將士者解衣衣之推食哺之衣食尚可以減則邊餉之視典禮其緩急輕重可辨矣必欲冠婚冊立分封出閣同時悉舉則禮以財詘而財以時詘俯從易簡乃協時

中天下方將欽誦　聖德而不以為愈如欲備物將大典分別先後次第舉行序有漸而期不愆財可供而國無詘也伏想　宸衷必有善處惟乙　早賜裁定或　勑下户禮二部會集府部九卿詳議長便恭候處分十一月二十九日上

災異修省揭帖

臣惟人主于天相去甚近天心仁愛則時出災異以儆之慎不可不敬承也邇歲之災甚多而今年雷擊太廟樹木遼東軍器被火浙江邑漂福建石飛以至陝西山崩地湧之變尤為罕絕荒歉半天下人民流離守邊軍士嗷嗷待哺播酋肆螯勤兵四方臨清民變建寧士叛皆非細故近日火星一逆禁內隨火感應之速可畏殊甚臣聞占家之說火性急疾故其應速金木水

之性次之土性尤遲應各遲速不同大抵速者禍小遲者禍大要在明主修德則天意默回反災為祥亦易易也臣記萬曆十三年火星入南斗占為天子下堂走此非吉語而

皇上是時特發睿心躬親常禱應天若此遂為千古聖德豈但弭災致祥而已哉今災異甚多憂危不小

皇上但寬仁廣義受諫親賢恤軍民之怨咨勤邊腹之隱慮整理初御遠大之志罷斂頃歲近小之圖則乾坤道泰民物阜安而社稷之慶畢

臻福履之綏日集矣頃者火災修省之命未下
諸臣不無少望乃年終類奏災異在邇望特發
一札以昭敬天之誠顧此尚是彌文尤祈大新
時政以安邦家庶有裨于實用也蓋天聽至近
天心至神決非禱祠可祈虛張可塞晏嬰有言
禳無益也祇取誣焉天道不諂不貳其命若之
何禳之言禱祠之無益于事也孔光有言天見
災異以譴告王者欲其更改若不畏懼而輕忽
簡誣則凶罰加焉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

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言不懼則凶懼之則吉也王嘉曰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細微猶不可詐況于上天神明而可欺哉推誠行善民心悅而天意解矣言應天之道在修德以及民不可虛也此皆往哲之格言明主之寶鑑惟　皇上省納　十二月初十日上

言財計揭帖

題昨晚接得戸部揭帖上請　聖明速罷礦稅以延民命以裕國計臣看詳此奏耿耿在懷人臣言不切直不能悟主所望　聖明茹納則政事始有調停君臣同德而中外安寧也今財用實詘邊供日匱戸部計窮為此苦口然所以匱者有故焉因以前北伐東討近日西征及大典諸費皆出經制之外難供固宜夫聖主以儉德先天下以仁恩育萬民厚下恤窮固帝王之美

意然亦須有良法以佐之不然而人臣但以空言求君人主但以嚴旨督臣何益之有臣愚以為户部此疏切直有矣處置尚疎似宜出旨督其集文武大小官員共求長策以暫濟經費之窮事畢則止必有善處豈得坐視以階亂 皇上聖德如天仁恩似海亦宜俯加採納少賜變通如礦稅等事屢旨不許困商擾民嚴禁利棍肆毒可更者更可止者止則君臣交修互儆而和氣自回財用自足矣 十二月十五日上

典禮揭帖

題恭惟立春令節一年首占天日晴明風光和煦應為豐稔之象太平之徵臣不勝欣忭顧惟冊立冠婚之典未行　皇長子睿齡日長在廷文武屢貢封章茲又叩閽冀聆　恩旨臣雖一身直閣四顧不遑而于此最大典禮最切政機安敢囁嚅不盡言臣于十一月二十九日會同首輔具揭上請臣又特揭恭請俱未奉　旨皇上愛子之心出于天性昭然為天下所共知

長幼之序屢奉明綸的然為天下所共信何為
久稽此一舉乎伏乞體　祖宗眷祐之殷　念
聖母顧懷之切而俯徇群臣跂盼之意渙發
德音　敕禮部擇日具儀舉行蓋年長十九時
逼三陽儀節繁多所當豫辨　明示允俞庶臣
下有所遵守臣典司迫切竭愚進言無任懇誠
祈禱之至十二月二十三日上